

北
行
日
譜

男

北村集

北

行

日

並

北行日譜序

自古忠臣義士烈烈而死令人追攀千百世之下欲彷彿其咳唾涯略而不得則有意爲摹而響爲附者所傳聞異詞所徵述異狀而疑信參焉于是門弟子及私淑之徒有年譜之作閒繫以月以日而考信者始有所憑而不眩若夫天地晦冥狂飈駭電瞬息百態年月有所不及詳而身其事者按日而譜之則若北行日譜是已日譜者何完天朱先生之書也日譜而繫之北行者何因周吏部行也吏部爲天啟名臣第一人凡緣吏部受

險艱者例得大書特書不一書相率牽連以書而況身
其事者之自爲書乎余三復而悲之書之面與吏部往
復者十三與吏部往復于寸楮九帛飛出棘端犴吻之
際者十二去來幾輔閒與吏部心知默爲拮据相往還
者十之五大抵與吏部語皆蕭疎慷慨如在鼎鑊百沸
中而翛然噓之以清風者也與吏部諸相知語沈冥慘
淡如藪逋匿亡曲爲求全之路不敢大聲疾呼爲德而
類之耳鳴者也至于寸楮九帛之傳在吏部則爲狄公
去絮之衣在家人則爲蘇公誤進之炙如新鬼薦羹巫

史紛若幾幾于盼蟹之一線而或眈之或怵之者也嗟乎言至此而朱先生周旋之情事尙忍言哉宋文信公前後指南錄備述時日且各系之以詩我朝楊忠愍公亦于獄中作年譜鬚眉俛仰至今炳烺如見然主方虛相位以待而嘉靖中葉柄臣祇偷于驪龍之睡以弄其太阿兩公得閒而自爲書也固宜廼逆閹熾燄時何如也以逆閹之熾燄猝發于天下第一人而開讀激變死傷狼藉其棄疾于吳人與訶吳人之周旋于吏部者將何所不至朱先生旣身其事而又能于倥傯中按時日

而譜之使千百世之下不苦于親炙私淑之無人及它
傳聞異詞徵信異狀者猶得有所折衷焉朱先生之爲
吏部可稱死交矣先生之死蓋得于憂與勞幸獲首丘
而終牖下然及離照之升而不及霆威之震先生實齋
恨以死也身爲世爵又爲名諸生而家故酷貧沒而棺
斂鋪糜皆藉同人取給卽是刻亦余輩醵金爲之生平
多媿行不書書其爲吏部者崇禎己巳秋泌園人張世
偉頓首撰

邵彌書于津逮軒

北行日譜序

北行日譜朱完天先生爲周吏部北行時譜也余讀而感愴恫乎其有餘悲焉曰嗟乎禍患之際豈不難言之哉方是時賊璫餓實張甚所以密布耳目而訶人動息者前後數百輩而未已也於是諸凡與吏部周旋者咸或避匿弗敢以名迹見矣羣情洶洶恫疑日甚吏部且莫且北而欲爲捍牧圉職橐籥者環視而或難其人也一二同人輩樂爲吏部死非不人百其身顧其勢又各有所牽阻獨先生一人能脫然奮身負羈縲以相從于

孤危迫阨之中而無所難焉斯其事卽於吏部非有分毫關損益而吾黨友朋之誼不深嘉賴之哉且先生與吏部初亦非深相識獨以母夫人旌節一事感吏部之相成故遂委心許以驅馳夫世人修小意氣搶攘感慨之中輒相然信以死間亦有之而要其所爲結心矢報大都不出聲名利祿相照相沫之間耳而先生之所爲致感于吏部而幾幾乎必欲得一當者顧獨在此此又何也先生始北歸爲我道吏部死事而獨搯扼於不獲含斂以爲深憾嗟乎此于先生奚憾也先生是時方有

吳橋之役安能復與其後事相及哉且先生固早知吏部不免然亦庸詎知其倉卒至此不復少須臾也此于先生奚憾也先生歸未幾而以先時在道勞瘁疾遂不起先生真以死報吏部矣此于先生亦奚憾也余猶記吏部別去時余復寄聲謂恨不能髡鉗從行使田叔孟舒輩獨有千古以爲心中一大欠事嗟乎若先生者其高誼豈復出田叔孟舒諸人下哉而余心中欠事亦若藉以少補萬分一此余所以讀譜而重有感也而因爲之論著若此至于譜之所以作與譜之不可不作先生

北行日記序
自有序嗣長公有序吾友異度有序序詳矣余不復及
云時崇禎己巳秋日朱陞宣稽首撰

薛吉書

小引

日譜者何譜北行也北行奚爲而譜蓋斯行也實爲蓼洲先生先生被逮從容慷慨之氣象宜譜不意細民無知以哀控而至憤激其間斟之酌之不爲自裁而爲赴闕甘心鼎鑊之氣節宜譜吾蘇諸君子之遊於京者爭爲先生効一臂一種之肝膽宜譜北方諸君子急先生之難慮無不殫之力千秋之意氣宜譜未也與先生未識一面者靡勝秉彝之好或爲竭蹶醵金或爲捐軀趨事以庶幾先生之一生不宜譜乎與先生爲金石交者

既爲妄覲其生復爲深痛其死思爲先生孤寡永遠計
不宐譜乎未也先生之僕匍匐赤日往來如織更有隻
身孤旅拮据含殮以結先生此身之局者自有斯譜而
其忠不泯卽諸君子之僕憔悴征途至有緣是骨立者
自有斯譜而其勞不泯不寧惟是譜及彼地之芳蹤而
名公之家範宛然足爲吾黨取法也譜及彼時之覩記
而當年之人事犁然足爲後人考鏡也異日者公論旣
定太史氏秉如椽之筆爲先生不朽先生之品昭於日
星濱行一段光景諸君子雅有能言之者初不以斯譜

爲有無然凡諸爲先生殫厥心力者必且旁及此則文
實與聞諸君子未必知也則斯一譜亦採擇之所必資
其可少乎獨是文實拜先生明賜竟於含殮不及躬親
北行之意謂何何以謝先生於地下則斯譜也初無解
於文之慙負也第先生者時局之所深忌其爲先生者
時局之所深求所宜深藏勿露畱爲日後張本可耳慎
之哉慎之哉丙寅一陽月三復居士朱祖文識

任俠傳

朱文學

吳門布衣金日升纂述

文學諱祖文字叔經完天其別號也世爲樵李人祖先
應募禦倭功最累陞都督大將軍世襲蘇州衛指揮以
廉勇聞文學幼孤母劉勵節撫之備集荼苦文學長而
端方穎異雅不好武被服躬行有古人之風弱冠補博
士弟子痛母志節未揚不遑寢食吏部周公順昌初未
識文學會文太史

諱震孟
字文起

爲孝廉時與文學習談其母

貞操特詳吏部聞而憐之慨然爲白當道得類題取旨
部牒下郡而文學始知乃爲之感泣搏頰願爲公死無
何吏部忤璫被逮變起倉卒都人士惶懼不知所爲文
學念此行必無全理願相隨視其後事以圖報慮家人
或相勸阻遂不復歸與吏部同宿公所中夜從容謂吏
部曰公灑然就道良善然事未可知脫有緩急誰可告
者吾當先往爲地吏部首肯良久曰徐銀臺諱如珂肝
腸如雪必能相濟顧侍御諱宗孟新入臺中意氣不薄
可與計事此外則定興之鹿諱善繼吳橋之范諱景文

字乾岳

字質公

熱腸急難一言相諾生死不渝皆可告者文學遂別去
先走都下比吏部未至有以滅門事中吏部者得銀臺
力辯而解至橐餽薄鳩之事侍御已先爲之所矣已而
懸昧數千文學私幸旦夕告完或得議獄緩死百計勾
貸都門不足則走定興定興不足則走吳橋冒暑單騎
間關千餘里逗畱數十日捃摭稍就而吏部已斃獄矣
吏部畢命之日文學夜宿野店有聲魂然精誠相感豈
其誣耶文學微服僻處偵察動靜每一感慟聞者悽惻
凡往來津渡出入禁門時遭邏卒徼倖獲免亦危矣然